



● 作者/Stephen Kotkin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馬浩翔

「通俄門」案調查之意涵

American Hustle: What Mueller Found—and Didn't Find—
About Trump and Russia

取材/2019年7-8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2019)

美國司法部針對川普「通俄門」乙案進行調查，但調查報告出爐後，卻因為諸多未明確交待之事，引發外界更多想像與解讀。本文作者以自身見解來詮釋「通俄門」的始末，在一片主流立場之外，提供世人另一個面向。



負責調查美國總統川普
「通俄門」乙案的前聯邦
特別檢察官穆勒。

(Source: Wiki)

美國前聯邦特別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 III)就讀普林斯頓大學時是曲棍球運動員，主修政府學。他於1966年畢業後不久便自願從軍成為一名陸戰隊員。他在越戰期間因表現英勇而獲頒銅星勳章，後來又進入維吉尼亞大學就讀法學院。穆勒從此開始其近半世紀的民間法律執業及執法工作生涯，包含曾任聯邦調查局局長十二年。因此，他可說是舊式「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體制下的代表人物。

川普於1968年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學院。他躲過越戰，據傳是靠著向某位足科醫生要求假造其腳跟長骨刺的不實診斷證明。川普在民間企業獲得聲望和財富，加入其父所打造的成功房地產事業，從紐約市外圍區域向更為光彩奪目、但也更具風險



穆勒提出的報告中，審視川普競選陣營可能與俄國政府合作，而俄國除利用社群媒體散播假訊息外，還竊取對手希拉蕊陣營重要人物之電子郵件。(Source: AP/達志)





的曼哈頓核心地區拓展，以及打造大西洋城的賭場事業。川普曾嘗試經營航空公司和可快速致富的自辦大學，但最後才發現他真正能嶄露頭角的地方是：在實境節目中扮演一個想像中的自己。川普對美國的代表性，就如同蘋果派代表美國一樣。

這兩個人——一個來自既有權力體制，一個來自新崛起勢力——在2017年5月碰撞在一起，當時美國司法部任命穆勒擔任特別檢察官(如同該項任命對其賦予之使命)，負責調查「任何俄國政府和川普總統競選活動期間，有關個人的任何關係及/或協調聯繫」，以及「任何從此調查已出現或可能出現之事件。」在此後兩年間，穆勒與底下的調查人員約詢了500位左右的證人，總計發出2,800張傳票和約500份的搜索與查扣狀，起訴34名被告和3家俄羅斯企業，讓川普競選總幹事和前國家安全顧問及許多人，自行認罪或遭定罪。

2019年3月，穆勒向司法部提報了一份兩大冊、448頁的報告，美國司法部部長巴爾(Wil-

liam Barr)在幾週後向大眾公布這份文件的精簡版。第一冊內容詳細審視川普競選陣營和俄國政府可能從事犯罪陰謀的證據，其中指出此一行為利用社群媒體散播假訊息，同時竊取及散布來自川普競選總統時對手希拉蕊陣營內重量級人物的電子郵件，並以「全面系統性方式」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第二冊內容則是檢視川普總統在這項調查中涉及妨礙司法的證據，亦即川普本人是否犯下試圖讓穆勒更難找出真相的違法行為。

報告第一冊做出算是相當直接的結論。其內容指出，「儘管本調查確定俄國政府認為可從川普當選總統一事獲利，並設法確保該項結果，另川普競選陣營亦預判將可從俄國從事資訊竊取和散布的作為中掌握有利選情，但本調查無法確定參與川普競選活動相關人員，是否在選舉干擾活動中與俄國政府共通聲氣。」因此川普的競選活動在其與俄國政府的無數互動中並未違法。但該報告亦明確指出，川普及其高層顧問，包含其家族成員，確實知悉克里



姆林宮想要幫助他們，不過他們並未通報美國權責機關，反而很興奮能獲得此一奧援。

報告第二冊的發現似乎較為複雜。由於司法部一貫堅持的內部意見認為，在位的總統不能被起訴，穆勒知道其並無法律權限可以起訴總統。因此，這份報告對於川普是否妨礙司法乙節，並未提出傳統的起訴判定。川普是否犯罪完全自由心證。在收到這份報告後，司法部長巴爾跟指派穆勒擔任特別檢察官、督導調查最後兩個月前所有行動的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都認為，川普的行為並未構成妨礙司法要件。不過，穆勒公開的精簡版書面報告所列具體事實，已經對川普競選活動及其當選總統一事，毫不含糊判定其道德上有罪。

穆勒一連串的閃爍其詞、道德墮落和昏聩無能令人十分沮喪，但他所提出的積極法律見解、嚴格遵守法條、判例及程序規範之舉措卻值得嘉許。這份報告的文字內容就如同一面照妖鏡，讓貪贓枉法的政客和腐敗的政治體制無所遁形。於此同時，其亦顯現出許多讓美國得以偉大的價值：正直、嚴謹、專業、奉獻及法治。

當然，自我表現慾、冒險投機的精神及不顧一切的天性，也是成就今日美國的主要特質。川普以其獨特的風格，將穆勒的報告界定為「完全無罪」和「完全無稽」。他可算是個奇葩了。即便川普本人並未小看這件事情對其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但老實說也只有難搞的人格特質，才能承受如此密集、毫不留情的調查壓力及敵意。川普雖然缺乏有效治國的天資，但卻知道如何掌握那些高學歷人才所關切的重點並主導新聞風向。他還

在一場選戰中讓自己有個理由證明可以打破小布希和柯林頓王朝根深蒂固的勢力。川普的個人缺陷及踰矩行為在今天可說是人盡皆知，但他卻沒有犯下像伊拉克戰爭或全球金融危機這類的災難性錯誤。

這份報告明確指出，政客川普和商人川普非常相像。在他當選總統之前，只要遇到任何麻煩（這點可是經常發生），必定訴諸法律，設法透過和解讓自己脫身。川普及其所屬企業一共捲入約3,500件訴訟案件，其中多數都是由其主動提告。如果打輸官司，川普就宣布破產。從1991至2009年間，他的企業依據憲法第11章宣告過6次企業破產。川普雖然必須因而放棄許多財產，卻可以避免走上個人破產這條路。

選上總統可說是川普的第7度破產。但不同於以往，這不會是他個人破產。相反地，可能是美國宣告破產：一個讓國家與過去既有損失切割，並有重新來過的機會。

川普的支持者必須承認，穆勒的說法具有傷害力。於此同時，川普的反對者也必須承認，他們將穆勒描述成是共和黨的頭號威脅，其實是不瞭解事情來龍去脈和真實情況（例如，想像如果是詹森總統在位的情況下，某位特別檢察官調查其競選活動和白宮任內的種種情事：結果可能不會太好看）。

川普的總統競選活動及其任內行為，也同樣是面照妖鏡，凸顯出美國政治和社會近年來發生的許多扭曲現象。然他肆無忌憚的強取豪奪，讓美國有機會證明自身優於川普，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國還能戰勝讓川普勝選和支配大局的條件。

一份詳盡但卻不完整的報告

穆勒的報告證實，川普總統正以非常有技巧方式侵害民主規範和基本正義，但此種衰敗早已其來有自，而且可在他不少的政敵身上看到。川普代表了一個因為明顯貶抑「民粹」標籤用法而延伸與擴大的模糊範圍。他充滿戲劇性的行事風格、狂妄自大的個人形象，完全與美國格格不入。不過他的行銷能力運用在政治界反而收得奇效。試想川普在2017年6月針對穆勒調查案所發的推特文：「他們捏造了一個與俄國人共謀的虛假故事，結果卻完全找不到證據，所以現在又弄出一個妨礙司法的假案件。好樣的。」言簡意賅——而且以其自我為中心的風格來看，這種說法並不意外。

川普的崛起有如一場美國大混亂，只不過和國際息息相關。當時總統候選人川普似乎非常想要在莫斯科蓋一座利潤豐厚的川普大樓，這絕對不亞於想當選總統的渴望。穆勒在報告中也提到了那些同時被川普及其競選活動所吸引，難以計數的想一步登天者、攀龍附鳳者及鑽營利益者。就像警匪恐怖片一樣，這份報告中充滿了陰狠的角色，同時一如預期般，其中有些人還能逍遙法外(或至少他們目前如此)。但這些人可以不受法律制裁並非因為其犯罪手法高明。「證據不足以起訴某些川普競選團隊成員，他們涉有陰謀勾結俄國政府代表人士來操弄2016年總統大選之罪嫌」，這份報告推斷——這些人根本沒有能力從事此種犯罪行為。一如川普的女婿兼顧問庫許納

A photograph showing Donald Trump and Vladimir Putin shaking hands. Trump is on the right,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pink striped tie. Putin is on the left, wearing a dark suit and a red tie. They are both smiling and looking at each other. In front of them is a small table with a bouquet of colorful flowers.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colored wall.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川普與俄國總統普丁間的互動引起外界諸多揣測。

(Source: AP/達志)



(Jared Kushner)在2017年7月私下對某個國會實習生所說的，「他們認為串通，只是我們根本連自己的地方辦公室都串通不起來。」那真是令人遺憾卻又精確的答辯詞：因為無能所以無罪。

不僅如此，如同筆者多年來一貫的主張，俄羅斯情報機關根本沒有必要和一塌糊塗的川普競選團隊勾結。他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駁入電子郵件帳號，結合像維基解密(WikiLeaks)等洩密網站散布具破壞力的資料，在社群媒體上假扮美國人，同時對公開資料進行基本研究，以瞭解主要決戰州和搖擺州選民的態度。穆勒的報告確認此一論點：雖然川普競選陣營和維基解密網站的關係仍有某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但這部分才是對俄羅斯真正有價值的資產。

就妨礙司法部分，這也是川普本人連續數月明目張膽的行為，該報告指出「總統想要影響調查工作的作為多半沒有成功，但那主要是因為川普總統身邊的人拒絕執行其命令或不屈從其要求。」(注意「多半」這個字眼。)許多行政部門官員都知悉，川普是在強迫他們從事非法行為，或至少是前白宮御用律師及在報告中被認為不知情角色的麥甘(Donald McGahn)所稱之「胡搞」(crazy shit)。但在令人屏息的狀況中，穆勒闡明為何川普只不過是一個試圖犯罪的壞蛋，神經兮兮地認為身邊的人都在竊聽他。別說要把敵人埋到水泥裡：川普根本無法像真正的犯罪集團首腦那樣讓人畏懼，更遑論要人向他效忠，所以只能一再要求底下的幕僚執行命令，但當這些人裹足不前時，也不敢去懲罰他們。結果最後真的有個「國中之國」(deep state)出現來粉碎川普的企圖，只

不過「國中之國」的幹員並非聯邦調查局內部疑似痛恨川普的自由派人士，而是川普政府內部的政務官員——而當這些人想密謀推翻川普時，反而使川普免受牢獄之災。

在揭露這一切事實之後，穆勒的報告當然相當完整——但其不完整的程度也令人深感憂心。穆勒在發現這些事證似乎必然會造成法律訴訟時，決定不核發傳票，顯然是刻意加快處理速度，以便能在2020年總統大選活動開跑前結案。這份報告指出，穆勒所取得的某些證據無法採認，而某些證人則引用憲法第五條修正案所賦予權利，不接受自我歸罪、湮滅證據、或以刻意不長期留存的加密溝通內容為證據。穆勒也提及某些例證會構成擾亂證據的行為：這份報告指稱，川普「試圖阻止特別檢察官取得證據，包含公開和私下與潛在證人接觸之行為。」該報告表示，某些和川普競選團隊有關係的人士所說的謊，「實質阻礙調查俄羅斯干擾大選的工作。」

這份報告還有另一個不完整部分：其主要重點是針對俄羅斯干預大選的刑事調查，而非聯邦調查局同步進行的反情報調查——這就是全案出發點。俄羅斯對美國民主體制發動網路突擊行動，也對美國其他潛在敵手做了示範，更別提其他美國國內起而效尤人士所可能造成的結果。這是一個明確且現實的危險。但當調查人員發現川普競選團隊人員試圖與俄羅斯特工互動時，反情報調查工作卻因為刑事調查的必要性而變得複雜難行。

這份報告中探討有關俄羅斯意圖和已獲成果的章節，都是被刪減最多的部分。其公開版本中

認定干預大選的行為來自俄羅斯政府「最高層」的命令，但卻未明確指出是俄羅斯總統普丁本人。就這方面來說，穆勒的報告根本無法和前次美國政府針對對外來敵人在美國犯罪資助所進行之詳細報告相比擬：亦即「九一一委員會」報告。該項報告內容包含詳實分析蓋達組織如何策劃與執行恐怖攻擊，深究美國維安工作失敗及既存弱點的本質，並提出非常完整的建議改進作法。穆勒的報告公開版則毫無類似之處。許多探討科技在促成俄羅斯得以干預美國大選所扮演角色的章節內容，都被大幅刪減：接近三分之二有關俄羅斯進行網路活動的文字內容都被遮蓋住。因此，有關俄羅斯方面許多不同關係人間的關係僅能勉強看出存有內情，但這些關係人並非都屬於俄羅斯政府機關。

就以2016年7月27日所發生的那個惡名昭彰場面為例，當時川普在競選演說中，公開要求俄羅斯幫忙取得有關希拉蕊在其擔任國務卿期間使用私人伺服器的調查資料中，拒絕交出的個人電子郵件，藉此打擊

希拉蕊。川普表示，「俄羅斯，如果你們有聽到，我希望你們能找出那3萬封消失的電子郵件。」穆勒發現，在大約5小時內，俄國軍事情報機關的官員便首度對希拉蕊的住宅辦公室發動攻擊，將夾帶惡意程式的電子郵件寄到與希拉蕊辦公室有關的15個電子郵件帳號。這份報告以令人費解的語氣表示，「無從得知」俄羅斯方面如何「找出這些電子郵件帳號，因為它們都不是公開帳號。」

事實性誇大

美國是如何及何時走入穆勒報告中的「陰陽交界」(Twilight Zone)，還有對這些情節做何反應呢？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得從冷戰時期的兩個並行的故事說起。

第一起事件發生在中央情報局。儘管當年美國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曾在他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中，建議採取最終讓蘇聯共產主義內部質變或自行崩潰的圍堵政策，但卻不是每個人都接受這個想法。中央情報局另有他想。許多美國政府內外部的個人和團

體，包含情報機關，都想設法反制蘇聯的威脅，暗中支持想要推翻蘇聯政權及其盟友的武裝叛亂分子。但這些手段往往都會引火自焚。

時間在1985年時，一個名叫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奇特人物在莫斯科崛起。這個在高度集權體制內權力核心成長的蘇聯領導人，放寬了監控手段，來爭取人民對改革的支持，鼓勵蘇聯新聞記者撰寫一則又一則過去都被打壓的勁爆消息，這些消息對共產政權的形像造成深刻負面影響。戈巴契夫引進合法的自由市場機制、鬆綁原本的計畫性經濟，以及採行競爭性選舉，容許人民對共產黨一黨專政表達不滿。他也要求蘇聯在東歐的附庸國家進行改革，結果造成整個共產帝國的顛覆。為了保護自己免遭政變，戈氏甚至破壞黨機器對於整個體系的集中控制；換言之，他在無意中創造了一個所有加盟共和國都可以選擇退出的自願性邦聯。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做到了美國中情局一直夢想但卻無法做到的目標：他摧毀了這個體制。



在冷戰期間，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下稱蘇聯國安會也有個夢想，其幹員夢想著要削弱，甚至瓦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進而離間整個西方世界的團結。蘇聯國安會特工也想透過製造美國和南韓或日本的彼此矛盾，瓦解美國在東亞的聯盟。其長期努力想破壞美國政治體制的公信力，散播各種故事讓美國人對法院和法官的公正性失去信心，破壞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同時讓美國大眾相信美國政治制度遭到操弄。莫斯科當局企圖將美國分裂成好幾個族群，希望這種不滿情緒會造成社會失能甚至崩潰。但美國原本就是一個擁有多元政治立場的國家，而其廣泛的政治差異性相當正常且不具威脅性，因為這個國家擁有讓所有人民自由表達和競爭的民主制度。所以無論蘇聯國安會或蘇聯瓦解後的接替機關如何嘗試，就是無法從外部破壞美國的制度。

接下來是川普。顯然，拿戈巴契夫與川普相比有些不倫不類。美國並非共產政權，而是一個擁有法治、活絡市場經濟及

開放社會的憲政體制。事實上，多數共和黨員並未對川普的行為感到暴怒，其中一項原因是他們深信，美國制度具有韌性(其他原因還包含他們實際上認同川普的政策、害怕沒有他的支持會輸掉大選，以及靠他從民主黨手中奪回白宮——幾乎半數選民都支持這個目的)。不過，以推測態度審視戈巴契夫和川普，則有助於吾等瞭解聯邦調查局的反情報調查，為何實質上變成對川普競選活動，甚至對川普總統本人的刑事調查，最後也就是我們看到的穆勒報告。

川普直接拿了前蘇聯國安會劇本中的說法：新聞是人民公敵、美國執法機關腐敗、北約組織已經過氣，以及美國的貿易夥伴擅長敲詐。一直以來，川普家族和他們的同夥都和俄國人祕密會面，且一開始就對這些會面的事實說謊，後來則是假造其內容。這些會面發生的背景，是川普數十年來都想設法與俄羅斯及其他前蘇聯附庸國做生意。某種程度上，哄抬價格的房地產就是一個建立在洗錢行為的生意，那些完全用現金

的買主，必須將來源可疑的資金洗白，並找到怠忽審計稽核責任的夥伴。任何對川普的正式調查，若透過傳喚來瞭解其經營行為，都會對川普及其家族構成嚴重法律威脅(穆勒報告中簡短提到川普曾想在喬治亞和哈薩克買賣房地產。目前仍無從得知，這些事件及其他相關事務，是否為特別檢察官辦公室移送其他主管機關的12項仍未辦結之刑事調查案的一部分，因為這份報告的公開版都遮蓋了這些案子的細節)。

川普和俄羅斯的關係在競選期間幾乎不算是祕密。2016年6月，時任共和黨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現為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向來為川普堅定支持者的加州眾議員麥卡錫(Kevin McCarthy)，在一場祕密錄音的閉門會議中向黨內同事私下表示，「我認為有兩個人得到普丁的資助：分別是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和川普。」(羅拉巴克是名很有趣的共和黨普丁支持者，他是來自加州的眾議員。)當現場某些與會人員哈哈大笑時，麥卡錫補充道：「我向上帝發誓這是真的！」

川普團隊對俄羅斯所持態度的最顯著例證，就是競選團隊於2016年6月在川普大樓和一群俄羅斯人所進行的惡名昭彰會議，他們在會中答應要抹黑希拉蕊。安排這次會面的人是「小川普」(Donald Trump, Jr.)，參加者還有庫許納和曼納福特(Paul Manafort)，後者當時負責操盤整個競選活動。原本是《布萊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經營者的巴農(Steve Bannon)在這次會議後幾個月成為川普競選團隊主任委員，日後更成為白宮首席策士，他向新聞從業者沃爾夫(Michael Wolff)表示，這次會議是「離經叛道」。巴農進一步表示，「即便他們認為這不是叛國或不愛國，甚至偷雞摸狗的作為，而我剛好考慮到這些。所以他們原本真該立刻打電話向聯邦調查局報案。」巴農說得對，只不過他後來並未出言回絕這場會面，而只提到應該在更遠的地方會面(在新罕布夏州曼徹斯特市的假日飯店)。而那些對希拉蕊具殺傷力的言論，原本應放在「布萊巴特新聞網或類似地方，抑或透過其他合法管

道。」

由於這些接觸都是具體事實，對川普競選活動進行獨立調查確實非常必要。同時川普與俄羅斯勾結的故事引起多數媒體一陣嘩然，這種事就算以今日淪喪的標準來看，亦足令人瘋狂。川普對手在政論節目的發言內容，有時與川普同樣低俗。川普在《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一書中寫道，「我在戳破人們的幻想。人們心中認為某件事情是最重要、最偉大和最引人注目的。我稱其為事實性誇大。」過去兩年來，「事實性誇大」的主要來源並非僅止於川普本人，還有那些媒體菁英人物，諸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網路電視》(MSNBC)的梅朵(Rachel Maddow)就煽動自由派人士，有意將川普勾結俄羅斯的故事，變成美國歷史上最重大、最嚴重且最驚人的醜聞。

在更為荒誕的故事中，有一種說法是俄羅斯進一步激化了美國的對立。事實上，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活動中，美國人在網路所製造和分享的分歧性文章，遠比俄國人所能做到來

得多——而美國新聞記者為營利又散播更多類似報導。同樣地，一個敵對外來勢力如此明目張膽地干預另一國大選，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憤怒情緒，很容易會讓人忽略掉其他無數國家也有類似行徑。蘇聯國安會在冷戰期間對美國這麼做過，英國則更早在1939年也對美國做出類似的事，甚至還取得機敏的民調資料，同時美國也在對全世界其他國家這麼做。強國可以插手其他國家事務，是因為它們有能力，而且除非真的付出慘痛代價，否則還是會照做不誤。

想像有個權力無限、全面箝制、罪無可逭的邪惡克里姆林宮，分散了絕大部分對於美國自身錯誤，及其應負責任改正錯誤的注意力。在今日的俄羅斯，仍充斥著有關中央情報局如何造成蘇聯瓦解，及戈巴契夫事實上無意間(或許是有意)成為美國人的間諜等陰謀論，而完全忽略戈巴契夫原本是蘇聯體制下的驕傲產物。同樣地，戈巴契夫的修正派共產主義也完全是土生土長。瞭解所有事實，而非繼續相信有關戈巴契夫的不



實消息，得以迫使俄羅斯社會更充分瞭解造成蘇聯體制從內崩壞的真正內在因素。同樣地，美國本身對於俄羅斯介入總統大選的執念和川普是克里姆林宮資產的荒誕猜測，也造成人們無法認清造就川普得以當選美國總統的諸多內政問題。

同時，川普的支持者也提出一項陰謀論，質疑調查川普競選活動的作為，根本就是聯邦調查局內部的邪惡陰謀。這些相互矛盾的故事——川普是俄羅斯資產，聯邦調查局是「國中之國」——很奇怪地彼此相映，並繼續形塑政治氛圍。彷彿穆勒根本沒有寫過這份報告。

期望遊戲

領導階層已不再受歷史學家重視。現今史學界太少人想要瞭解某些人在政治十字路口找到能澈底改變的時機和方法——找出並掌握其他人無法看到的機會，將毫無可能的情況轉變為突破契機。這些人不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運氣，更需具有對未來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戰術敏銳度。此外，這些追求澈底改變的個人通常位居政治和社會高位：如總統(雷根)、國務卿(馬歇爾)、聯準會主席(沃克)、運動領袖(金恩博士)。特別檢察官辦公室及司法部的臨時

約聘人員並沒有如此權柄能改變一切。那些期望穆勒可以解救共和體制的人，過於高估其角色所具有的職權。但納稅人是否有權要求看到比穆勒提供更多事實的結果呢？

美國人鮮少獲得如此對待，也就是能得到如此多真實(且知悉來源)的資訊，以瞭解美國政府行政部門所做所為。針對媒體的一切不當行為，穆勒的報告澄清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多數調查報導的真實性。不同於那些報刊，穆勒完全沒有義務以匿名方式保護消息來源。雖然擁有傳喚證人及提出刑事告訴能力的龐大籌碼，但這位特別檢察官仍然偏向退而持平看待川普，同時提出可開脫罪嫌及可入罪的證據，以相當高的標準界定「協調」某項犯罪性質的證據。穆勒也避免將貪腐動機歸罪於川普總統，只不過川普對其將親自作證的承諾多次食言，後來在回答書面問題時又好像得了匪夷所思的嚴重失憶症。可以說，如此公正態度的立場反而讓川普所做所為變得更可惡。

穆勒報告以能使美國領袖重振國家的公民道德作為模式。他們所需要的工具唾手可得，包含了讓美國所向無敵的民主機制與謙和、公道





美國司法部部長巴爾設法公開整份報告，有關川普不道德行為的章節刪除甚少，卻未遭到川普嚴厲指責。(Source: AP/達志)



與常識等正當基本道德條件。當然，這在未來不會發生，當然近期內也不可能。目前，政治凌駕技術官僚體系。穆勒就像一個受制的專業人士，在兩黨政治口水戰中被噴得全身口沫。但結果是，他並不是一個謀略大師(相較之下，司法部部長巴爾設法公開幾乎整份報告——有關川普不道德行為的章節反而刪減最少——但卻沒有遭到川普總統的嚴厲指責，反而指責穆勒公開這些難堪的事情)。這份報告的公開版讓支持川普和反對川普陣營都沒能占上風，而真正令人沮喪的是，也沒有讓兩個陣營互相讓步。結果多半只是讓對立更為激烈。

或許這些情況也無法帶來更好結果。從調查開始之初，穆勒就奉命要完成一個無法起訴的刑事起訴任務。可預料的是，任何不起訴川普的決定都會被多數共和黨人視為脫罪行為，即便這份報告在文字上表達其「並非為川普脫罪。」同樣可預料的是，穆勒公然拒絕免除川普的責任，也被多數民主黨人公然譴責。穆勒還做了一些別的事情。他向國會進行報告，這是在特別檢察官規定中並未提到的部分。這份報告中有21頁在說明總統的行政權限、三權分立和美國憲法，還有針對性建議：「國會可以援引妨礙司法條文控訴中，總統不當運用職務權力的結論，這符合美國制衡憲政體系及無人可高於法律的原則。」某些民主黨人和川普批評者就將這個說明視為「建議進行彈劾」。

不論處處防備的白宮，或過度狂熱的民主黨如何控制眾議院走到目前劍拔弩張的局面，國會想要的川普報稅資料和許多其他重要文件及證詞，

最終一定都會公開。彼此對立的政治和司法系統都會加以監督，同時依據憲法規範的解決方式，並利用選民情緒，在必要時讓總統負起責任。

大出人意料之外

最後，我們學到了什麼呢？這份報告可能似乎僅是摘整(儘管有更多詳細的細節不為人知)人們早已知道的事情。但事實上，其內容至少包含了一項大驚喜。一些觀察家包含筆者在內，過去一直都認為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那些奉克里姆林宮之命行動(或自己想迎合克里姆林宮企圖)的俄羅斯人，並未設法與川普競選團隊勾結。相反地，他們是想取得完全不受限制的管道，掌握競選活動的內部通聯，以取得行動機密和對川普及其團隊有所損害的資料(kompromat，俄式黑資料)，或讓這些人涉入非法行動。筆者認為川普和俄羅斯間互通有無的實情，就是一項滲透行動，且認為俄羅斯情報機關不僅竊聽曼納福特及其副手蓋茨(Rick Gates)的手機，也竊聽川普本人及其家族。筆者假定俄羅斯情報機關將地下通往川普大樓的電信纜線裝上某些裝置，並懷疑那些俄羅斯人所擁有的公寓頂樓，就位在距離川普競選中心不遠處(川普在就任總統的前7個月都沒有回到川普大樓，彷彿那是一棟不安全的設施；2017年，當川普指控歐巴馬政府竊聽川普大樓的電話時，筆者認為典型的川普式謬誤在不知不覺中正以另一種方式說出真相)。大選期間一直在進行這種監控，似乎是不證自明。畢竟，筆者所認識的俄羅斯官員，一直都在做這種事，且其技術也相當粗糙。

因此可以想像筆者在閱讀穆勒報告內容時有多訝異：想接觸川普競選團隊的俄羅斯人竟然不知道要和誰連絡、誰才是負責人、或誰才是重要人物。俄羅斯幹員和中間人從所有角度介入這場競選活動，他們所搜尋到的管道中，這些人根本對政策立場完全無絲毫影響力，甚至幾乎對競選毫無作用。實際情況是，除了川普之外，根本無人主導，也沒有人特別重要，而川普則是坐在他的總裁辦公椅上，任性地恣意妄為。但俄羅斯人基本上並未取得接觸川普的管道，即便競選團隊和白宮已敞開大門了(報告揭露當時俄羅斯駐美大使基斯萊克[Sergey Kislyak]拒絕庫許納提議雙方使用俄羅斯駐美大使館的祕密設施進行聯繫)。筆者在某個重要面向上錯了。

曾擔任俄國政府官員，目前是俄羅斯最大民間銀行行長的艾文(Petr Aven)對特別檢察官所屬調查員說明，在川普當選後，普丁首度召集俄羅斯前50名決策要角舉行定期季會。該報告指稱艾文在作證時表示，「普丁提到俄國政府在接觸

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遭遇到困難。據其所言，普丁表示他不知道在正式管道要跟誰談，且幾乎完全不認識這位總統當選人身邊的親信。」當然，這應該會是普丁希望廣為散布的誤導方向和假訊息，但穆勒卻不這麼認為。報告指出，「當川普當選總統的新聞發布後，俄國政府官員和重量級俄國企業家開始設法與新政府接觸，似乎並未早有聯繫管道存在，且頻頻努力想和總統當選人身邊的高層官員聯繫。」

這是穆勒報告的大發現：普丁應能幫助川普當選，但卻無法和其對話，但川普和他身邊的人卻公開表達希望能取得聯繫並做交易。

持平看待俄羅斯人，他們確實設法對川普家族成員傳達烏克蘭「和平計畫」的訊息，但在俄國人一再(代替「老闆」普丁)乞求知悉這件事是否有任何進展，卻一直被擱置在郵件收件匣中。競選團隊中如小川普和庫許納等真正要角，結果卻極度不瞭解外交政策，因此也完全不知道該如何為政府做事。

普丁和他的工作人員似乎也

沒比川普及其親信更充分做好準備來迎接川普勝選。需知，俄羅斯情報機關仍有可能監控川普競選活動的內部通聯。但即便如此，他們所獲悉之資訊卻幾乎未發揮任何價值，至少就促成有利俄國有效對話方面幾無建樹。川普的世界可能混亂到根本無法操弄，但俄羅斯情報機關可能並未像外界一般認知的那樣厲害，尤其是在美國本土受到聯邦調查局嚴密反情報監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種難易度絕對有別於利用電腦從遠端發動之匿名行動。

就此打住

美國大眾不僅必須瞭解俄羅斯人到底做了什麼，也應知道他們沒做什麼。俄國人並沒有在美國總統大選中選邊站，也沒有在選舉人團上做票。希拉蕊代表民主黨出征這場功敗垂成的總統大選，川普則是代表共和黨打贏了這場選戰。不論俄國的行動影響有多微小，選舉的勝負原本就取決於一些俄羅斯從未涉入的關鍵行動與作為。畢竟，美國選舉機制中那些荒誕的拼湊式作法和弱點，都



不是由俄羅斯所設計。

此外，普丁也沒有在2002年派遣潛伏特工到哈佛大學的宿舍，要求他攻讀心理學和電腦學、研發社群網路運算法。他也沒在2004年退學後設法打入矽谷，利用美國人性喜四處宣揚，同時經常需要感受義憤填膺的性格，進而藉此大撈一票。普丁也沒有強迫各個新聞媒體在這名俄羅斯潛伏特工的公司倒閉時，將這名間諜的聲望捧上天，這名特工也沒有強迫投資人將錢投入這家後來成為俄羅斯武器商公司，進而擴大其影響範圍與力量。以上答案皆為否定：普丁一直到2016年才開始用臉書，而臉書今日仍然屹立不搖。在穆勒的報告中，美國本土科技公司確實受到一定程度的關切：其中一個章節名為「經由臉書的行動」；另一個名為「經由推特的行動。」但卻隻字未提美國各機關應採取那些行動，才能降低社群媒體所製造的弱點。

目前仍無從得知美國大眾未來能否知悉更多資訊，亦即有關聯邦調查局針對俄國滲透所進行之關鍵反情報調查。該局

人員與穆勒辦公室合作並從中取得某些資訊，但報告中強調「並非所有獲得資訊都出現在報告內容中。」然此報告中對於那些資訊後來如何使用未著一詞。假如反情報調查仍在持續進行，且涉及機敏消息來源及方法，那麼巴爾拒絕聽從國會要求提供完整報告及穆勒所使用之參考資料，應該是非常正確的舉措——此作為甚至造成眾議院威脅要以藐視國會處份他。

最終，穆勒的報告並未說明川普對俄羅斯卑躬屈膝的動機。在討論為何川普對於有關俄羅斯介入美國總統大選相關訊息都非常敏感，以及川普接受普丁否認犯罪的詭異公開聲明方面，該報告認為是因為川普對於自己被外界視為非法當選的議題非常沒有安全感，也因為川普希望可以在莫斯科蓋好那棟利潤豐厚的川普大樓。這份報告沒有任何段落分析川普向來欽羨強人領袖，內容亦未探討美俄關係的相互錯誤。在川普之前的三位美國總統，每一個都做滿兩任，也都沒有釐清如何處理美俄長期關係。

他們都試過交往，或「重設」(reset)等方式，希望改變過去某些形式的孤立政策，因為這些政策最終都以制裁收場，完全看不到明顯的未來方向。就某些重要面向而言，俄羅斯介入美國內政，係直接因為這些錯誤導致；因此，某種程度上，才促使川普採取折衷手法。但川普卻連重設自身政策都沒有：因此雖然他對普丁公開表達溢美之詞，但川普行政當局卻反而直接走向制裁和互相攻訐。

由此觀之，俄羅斯攻擊美國民主體制甚至連戰術性勝利都算不上。除了沒能讓其分裂烏克蘭的行為獲得合法承認或解除外界制裁，普丁甚至招致更多制裁。利用網路滲透和特種作戰行動散播竊取而來的電子郵件，只能說是技術性成果，但其對川普勝選的貢獻卻微乎其微。克里姆林宮確實做到讓華府持續以不健康方式看待俄羅斯，而莫斯科當局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也的確促成了對美國總統大張旗鼓的調查。但美國擁有韌性的體制(恰好與俄羅斯的腐敗政權成為對比)、龐大的經濟體(俄羅斯僅能算中等經濟



穆勒提出的報告中指出，川普對於外界視其為不合法當選之議題相當沒有安全感。(Source: AP/達志)

體)，以及強大的自發性組織公民社會(俄羅斯則是高壓統治)。這正是為何那些高學歷、充滿企業冒險精神的俄羅斯人仍然絡繹不絕地移民到美國。

雖然外界對於穆勒報告充滿了差強人意、不切實際的期望，但這也是為何川普式勝選是一種因緣和合。美國最大優點在於其針對國家所遭遇之任何挑戰，都會重新發現問題、找出對策及調整作法：生物工程、海平面上升與極端氣候、經濟權力過度集中，以及與中共的地緣政治角力所構成的兩難局面就是其例證。畢竟，美國真正需要

的是國內必須針對人才、基礎建設和良好治理進行龐大投資。川普直覺性地利用華府近年來的錯誤，更加清楚地提醒人們，美國必須確保那些讓其偉大的要件。即便代價高昂，若能適切加以解讀，川普仍是上天賜予的一個禮物。

作者簡介

Stephen Kotkin 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暨外交行為專案共同創始主任，他也是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Copyright © 2019,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blisher of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 LLC.